

哲 中 著

天山的阳光

TIANSHAN DE YANGGUANG



天山的阳光

哲 中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天山的阳光

哲 中 著

黄全昌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6106（高小、初中）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 2/3 字数 42,000

1966年6月第1版 196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78,000

统一书号：R10924·3212

定价：0.17元

市
四
印
订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散文、小说集，反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在万古荒原上勘测土地，开垦荒地，找寻水源，建立农场。上海青年到那儿去，参加建设，贡献力量。作品并反映了新疆兄弟民族帮助军垦战士开荒；新疆兄弟民族过去所受的苦难和今天的幸福生活；兄弟民族的青少年一代，在党的抚育下茁壮地成长。

读后可了解新疆风貌，军垦战士艰苦劳动和兄弟民族的生活。

目 录

阿依努尔·····	1
天山的阳光·····	6
高原上的海子·····	14
苦啊,无花果!·····	20
塔里木河一渡工·····	27
驯鹿姑娘阿华·····	37
沙漠招待所·····	51
战友·····	58
赛蔓·····	71
乌鲁木齐·····	78

阿依努尔

我們的汽车正准备驶过山城小街，被一个汉族姑娘挡住了。她說她有急事，要我們帶她到冰峰道班房去。她說：“我是山城小学校的教师，班上一个学生跑到那里去啦！”

汽车驶出山城，向天山深处驶去。女教师坐上车子，眼睛不时盯着前方，心情还是安靜不下。我想轉移

她的注意力，和她开玩笑說：“你当教師的，怎么把学生教跑了？”她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苦笑着說：“誰知道呢？”

今天下午，女教師上完第一節課，校長給她領来一个名叫阿依努尔的哈薩克族男孩子，到她班上去学习。校長走后，女教師想了解这个孩子的智力发展情况，便像考試每个初入学的孩子一样，向他提了許多簡單而有趣的問題。阿依努尔一面在左右打量，一面問：“这儿就是学校嗎？”女教師抵着嘴儿点点头。他又問：“你能教我成为养路工人嗎？”女教師被問得莫名其妙，告訴他說：“这里是学校，不是公路上，哪来养路工人呀？”沒想到阿依努尔一听这話，狠狠地对女教師瞪了一眼，轉身跑出门去。女教師跟着追到街上，他已經坐了汽车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待女教師讲完这个有趣的故事，司机哈哈大笑起来。我問他：“你認識阿依努尔？”他說：“怎么不認識？凡是跑过这条公路的，都認識那个野孩子！打解放后修这条烏庫公路^①，他就跟着爸爸成天在冰峰上跑来跑去。在他的眼睛里，只有天山、公路和那些养路工

① 烏魯木齐至庫爾勒的公路。

人，才是最了不起的！”我笑着说：“怪不得他搭车子那么方便呢！”司机说：“别看他年纪小，在公路上可是一把手呢！好多车子他都帮过忙，谁都喜欢他呀！”

山间公路崎岖曲折，汽车走得很慢，到太阳偏西，才到冰峰山下。冰峰道班房就在路边上，司机让女教师下了车，就把车子向冰峰盘道上开去。汽车正要向第二个盘道上开，就被一个从冰峰上滑下来的小孩子挡住了。这孩子有十岁左右，长得矮胖结实，红红的脸上嵌着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。他满头喷着热气，双手叉腰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冲着司机叫道：“你聋啦？你没看见冰峰上面正积着灰云下大雪吗？我叫着不要上来，你偏要把车子往上开！”司机把头伸出窗外，仰脸向冰峰上望去，侥幸地伸了两下舌头，然后回头笑着对我说：“他就是阿依努尔。”我走下车，想和阿依努尔扯谈一番，小家伙还在生气，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不吭声。我向他解释道：“小同志，我们这部车子装的都是牧民冬季用品，必须今天晚上赶到冰峰那边乌拉斯台牧场去。”他摇摇头说：“急也没用！要走非得等这块灰云过去，不下雪了！”我问：“要等多长时间？”他回答：“一支莫合烟的工夫。”我卷支莫合烟靠在车上抽着，刚把

烟蒂扔掉，天山上的灰云真的散了，冰峰闪闪笔立在蓝天上面。我和阿依努尔握过手，就坐上车子往前走。不巧得很，当汽车快要上到冰峰顶时，又刮起大风来，把路上的积雪都吹走了，露出坚硬光滑的冰面。汽车轮子开上去，任凭再加大油门，只是飞转，不见向前移动。约莫过了十分钟，突然从下面传来一阵尖溜溜的叫喊声：“叔叔！坚持住！我来啦！”这是阿依努尔的声音。我们把脸伸到窗外，向下面看去，只见在下面一个盘道上，一个像鹰一样敏捷的孩子，快步跑来。等到跟前，我才看到，他肩上还背着一搭盐。他跑上来，把盐一把一把地撒在路面上直到冰峰顶，然后向司机一挥手命令道：“快开吧！”汽车开到冰峰顶上，我把手伸到窗外，紧紧握着他那胖乎乎的小手，向他致谢。

汽车在乌拉斯台牧场卸了货，就连晚返到冰峰道班房来。我们推门进去，看到靠里面的一间房子里还有亮光，走上前去一看，房中央一炉火，有三个人围坐在火炉旁边。那双手托着腮儿，眼睛盯着炉子里跳动着火焰的小家伙，就是今天帮了我们大忙的阿依努尔。紧挨着他坐着的，是今天搭我们车子来的女教师。坐在他们对过，狠劲叭哒叭哒地抽着莫合烟的老哈萨

克人，想必就是阿依努尔的父亲了。老哈薩克人把吸到半截的莫合烟放在皮窝子上触灭了，然后瞅着阿依努尔說道：“我家祖輩几代，都是牧主的奴隶，要不是来了共产党，解放了我們，使我們过着今天幸福的生活，爸爸还能送你下山去念书嗎？”女教师看老人又要发火了，忙把他的話接过来，对阿依努尔說：“小弟弟，你知道吗？将来的养路工人会是什么样儿呢？要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那时工作都用机器，还得有文化，有技术，才能操纵……”阿依努尔听了女教师的話，眼睛睜得更大，閃閃发光。司机同志把我拉走，悄声地說：“快睡吧！明天早点起来带阿依努尔下山去。”

誰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找不到阿依努尔。問他父亲，才知道他和女教师昨夜里就搭一部下山的汽车到学校去了。上午十点钟，我們的汽车經过山城小休息，我特意到山城小学去看阿依努尔。在一間明亮的教室里，在許多小朋友中間，坐着一个渾身带着山野气味的小孩子，他睜着一对鷹般的眼睛，十分安靜地听着女教师讲课。

1963年2月于烏魯木齐

天山的阳光

八月天，正是香梨成熟的时候，我由北疆的绿色草原，来到天山南边盛产香梨的城市库尔勒。你看哪，街头、巷尾，树上、渠边，一堆堆，一串串，整个库尔勒，都沉浸在清光碧露的梨海里。热情的维吾尔族果农们，穿着鲜丽夺目的服装，用梨乡特有的甘甜语调，向过路的人说：“同志，请留步，吃口香梨再赶路。”我走到一个

2

身着紅衣裙、赤脚盘腿坐在梨摊旁的姑娘跟前，姑娘給我递过来一个梨子，我不小心，沒有接穩，滑到地上跌得稀碎。我正感到可惜，姑娘却咪咪地笑着，笑得两弯眉毛都飞舞起来。我問：“你笑什么？”她反問我：“香么？”这时，我才感到有一股浓烈的桂花般的芳香直扑鼻子。后来，我到百里外的塔里木农场去，和朋友一见面，他就說我是从庫尔勒来的。我問他怎样知道我的行踪，他笑指我的嘴說：“从你說話呼出来的空气里就有梨香。”

我的朋友，从一九四九年随軍进疆后，就在庫尔勒工作，以后又跟生产部队来到塔里木盆地，在农场的园林队当队长。他对庫尔勒很熟悉，我們一见面，他就給我讲了一个关于香梨的故事：

传说以前庫尔勒沒有香梨，从外地运来的水梨，卖得非常貴，只有財主吃得起。有一个善良的果农女儿，名叫艾丽曼，决心在庫尔勒为人民培育出一种梨树，让乡亲们都能吃到好吃的梨子。她騎死九十九头毛驴，远涉九十九个地方，引来九十九种梨树。也不知經過多少次挫折，其他九十八个品种都失敗了，結果只活了一棵。就是现在的庫尔勒香梨。秋天，当香梨成熟时，

她把乡亲们請到家里，一边吃香梨，一边告訴大家栽培的方法。这事被財主知道了，很不滿意。但是，艾丽曼是个倔强的姑娘，不好对付啊！他先派人給姑娘送信說，要艾丽曼把香梨树卖給他，不然，就把树砍掉。艾丽曼回話道：“羊和豺狼不成交易。”財主就亲自上门，恶狠狠地对艾丽曼說：“把話說明了，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，就别怪我不客气啦！”艾丽曼故作不懂地問：“你說的什么話？”財主指指香梨树举起斧子就砍，艾丽曼連忙用身子护住香梨树，香梨树被砍倒了，艾丽曼躺在血泊里。

树断有根，人死有后，第二年，就在被財主砍去的香梨树根上，又抽出綠油油的枝条，乡亲们抹去眼泪，把这些枝条移走了，香梨仍在庫尔勒培植起来。但是，在那个时候，天下是財主們的，乡亲们辛辛苦苦培植起来的梨树，都被財主夺去了，有的人还遭到了和艾丽曼一样的命运。

香梨啊，姑娘培育你，却断送了她的生命！

土地啊，人民辛勤劳动，却遭到了重重灾难！

真理啊，你哪年哪月，才能回到我們的怀抱？

老天啊，你什么时候，才有一个晴天？……

世世代代，人們唱着这支悲憤的歌子。

年年月月，歌声和着汗水埋进干渴的土地。

听朋友讲完这个故事，想起这次来南疆沿途看到的那一片又一片的香梨林，以及从那綠叶深处飞扬出来的輕快歌声，我万分感慨地說：“要是艾丽曼能够活到今天，不知要多么高兴啊！”

朋友眉飞色舞地說：“她没有死，她还活着，对，就是艾丽曼呀。我們还在一起工作好几年，就在我們园林队里。你来晚啦！今年春天，当梨花放白的时候，她回庫尔勒去了，在家乡人民公社园艺场里当技术員哩。”

这真把我鬧糊涂啦，能有这等奇迹？朋友笑了笑說：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，部队进军新疆的途中，在离庫尔勒不远的戈壁滩上，檢到一个十二岁的維吾尔族女孩子。当时她已經不省人事了，经过軍医搶救，又找来翻譯員，才知道她的名字叫艾丽曼。家住庫尔勒城郊，祖輩都是貧苦的人，給財主看园子，在財主的皮鞭下，老一代都悲慘地死去，只剩下她这个孤儿。一天，她由城里討飯回来，路过財主的园子时，在地上拾了一个

梨，財主硬說是从树上摘的，毒打一頓不算，还罰她当苦力。就在艾丽曼給財主当苦力的时候，新疆解放的消息传来了。艾丽曼热泪扑怀，她逃出来，去找解放軍。她不知道路，听老人讲，解放軍是从东边来的，她就向出太阳的方向走去。走一天，渴了；走两天，餓了；走三天，累了；她昏迷不醒地倒在沙沟里，幸而遇到一支解放軍部队，把她救了起来。

部队收留了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管她生活，供她念书，还送她到“八一”农学院学习。一九五八年，艾丽曼从农学院园林系毕业后，就参加了开发塔里木的战斗。她到塔里木后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库尔勒香梨引到沙漠里来。她还在塔里木盆地培植了許多新品种，山东莱阳梨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今年已經开花了。

这些年，在国家的扶植下，库尔勒香梨有了很大的发展，特别是在公社化以后，各族果农依靠集体力量，不仅整理了旧梨林，还大力建造了新梨林，香梨产量年年增多。在发展库尔勒香梨生产中，人民解放軍在人力、物力和技术上給了很大的帮助。农场經常派艾丽曼回家帮助社員們管理果树，今年农场在支援公社的一批技术干部中，又把艾丽曼調到她家乡公社去工作。

艾丽曼有些舍不得离开部队，但她还是去了。

两天后，我来到库尔勒城郊，在公社的果园里，见到了艾丽曼姑娘。

那是傍晚时分，夕阳把满园的梨树都染红了，藏在枝叶里的果子，一个挨一个，一串连一串。一群姑娘又说又笑地在树上采摘果子。我走过去，问一位站在树下的姑娘：

“姑娘，艾丽曼在吗？”

姑娘回头一笑，很有礼貌地一欠身子说：“我就是。”

她的话音刚落，树上的姑娘都笑了，一齐说道：“我们也是。”

我说：“我找那个技术员艾丽曼。”

树下的姑娘说：“就是我。”

树上的姑娘们说：“我们都是技术员艾丽曼。”

我很纳闷，不知怎样问才好。还是树下的姑娘聪明，她眼珠子一转，向我一点头说：“跟我来！”就斜着身子从我身边走了。我跟着她走，她在路上对我说：“我们这里叫艾丽曼的姑娘多得很。妈妈生下我们，对爸爸说的头句话就是：‘是个姑娘，你闻闻多香！就叫艾

丽曼吧！’爸爸总是笑着点点头。”她又說：“今年，我們公社办了园林訓練班，我們組的姑娘都是訓練班的第一期毕业生，教我們的就是艾丽曼大姐，我知道，你是来找她的，对么？”

說話間，已經走到果园深处。在一棵伞形的大梨树下面，坐着二十多个年青人。他們面前，站着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，姑娘正在黑板上写字，待她轉过身来，我一下怔住了！她不就是那天在街上給我香梨的姑娘嗎！今天，她蹬着一双乌黑錚亮的皮靴子，紅衣裙一半掩在黄軍衣里，一半敞在膝盖上，一条白底蓝花的头巾，在乌云般的头发上飘动，一对金色的耳环，在脸蛋边上閃耀。这种打扮，和她全神貫注的姿态溶在一起，使她越发美丽了。陪我来的姑娘說：“她就是我們艾丽曼大姐，正在給訓練班的第二期學員上課哩。”

我問：“是从軍垦农场来的？”

姑娘点头微笑着。

这时，艾丽曼在那边說：“大家都明白了嗎？”

學員們答：“明白了。”

艾丽曼叫起来一个小伙子問：“庫尔班，你說，怎样貯藏庫尔勒香梨？”